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

咸豐十年庚申六月甲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五月二十五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二十三日奉

上諭著僧格林沁等豫為布置嚴密防備等因○欽此○又於五月二十八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二十六日奉

上諭直隸備調官兵四千名○除分撥唐兒沽及環壕礮臺等處防守外○所餘及新調之兵等因○欽此○奴才等當即派委員外郎德祥都司鄧啓元○前往北塘接收俄夷信函○並曉諭明常○不收味夷信函原委○旋據德祥等回營稟稱○俄夷通事明常因

開僅收俄國信函。甚為急驟。聲言咪酋託為代呈。今不接
收。回船何願以對咪酋。經德祥等反覆理論。始將咪夷信
函撤回。明常仍在北塘。未曾返權。並稱俟長潮時。即行出
口。前於二十六日午刻。在大沽瞭見海面。又有來船一隻。
駛往北塘。與俄夷船隻一處停泊。明常亦於是日收拾行
裝。率同原來夷人乘坐舢板出口。向該國大船駛去。二十
七日卯刻。遙望海面。又有火輪船二隻。向祁口駛去。是日
又見火輪船二隻。先後自正東駛來。徑往北塘而去。其船
距俄夷船隻相近。彼此放礮迎接。又據北塘官弁報稱。是
日午刻。明常等乘坐舢板一隻。復行進口。未刻。又有俄夷

舢板一隻尾隨前來亦登岸入廟與明常見面經該地方
文武查詢據明常聲稱此係給明常送信隨後尚有大船
二隻來此復經委員等向明常查詢今日所到火輪船二
隻係何國之船據稱係咪喇堅之船各等語等語等語查現
北塘停泊來船稱係俄味之船祁口遊奕之船自必嘆嘒
無疑是該四國夷酋先後踵至其呼吸相通為鬼為蜮已
可概見且嘆嘒夷船在祁口一帶忽進忽退往來遊奕意
在窺我虛實並在高沙嶺驢駒河等處丈量水勢又有形
似粵人登岸詢問赴津路徑該夷情形實屬叵測自應嚴
密防範水才等飭南岸馬隊官兵輪流前往祁口一路巡防

以杜夷人登岸。並飭大沽各營。暨北塘偵探官兵。時刻嚴防。至直隸提標官兵二千名。前赴青縣一帶駐紮。現已由

才恆福。遵即飭調。所有遵

旨擬派統帶之處。才等與提督樂善。再四熟商。查有直隸河屯協副將牛浩然。曾經出師。素稱勇敢。即令該員管帶。以資得力。俟此次官兵到防後。應歸護軍統領克興阿統帶。庶於事權歸一。

僧格林沁等又奏。才等前奉

諭旨。該夷於攔江沙外。固不可先行議撫。如有可乘之機。亦不可因我有備。致失議和機會等因。欽此。該夷船隻到來。如果情詞

恭願悔罪輸誠。奴才等自當斟酌妥善。請

旨遵辦。惟是津防嚴密。而該夷仍敢北來。其禁營肇釁之端。未必
遽甘帖伏。若稍為拒絕。則兵端立起。釁自我開。若概自聽
從。則贖請妄求。貪得無厭。且和在滬上。氣勢寬而尚易調
停。和在大沽。事機迫而更難駕馭。若上年議和在於既戰
之後。憚以威而機有可乘。今則議和於未戰之先。示以恩
而事宜豫定。奴才等熟計通籌。該夷如果意在求和。自以仍
在上海方為正辦。此時嘆首頓首。佛首噶囉。已據署兩
江督臣薛煥奏報。頓首已抵吳淞口。噶首計可先後抵滬。
該二酋為原定和約之人。此番前來。必為重申前議。誠能

趁該夷等甫經抵滬。設法羈縻。曉以上年大沽海口接仗。實由嚙嚙斯自開釁端。並非中國輕於用武。竭力轉圜。未始非目前機會。儻該酋等堅欲北駛。其勢萬難攔阻。一經駛抵大沽後。則為戰為和。決於俄頃。非得初次在海口接見之人。預為籌畫。恐於操縱之方。臨時未能確有把握。等公同商議。八年三月間。該夷等初到大沽海口之時。經前任直隸總督譚廷襄。前任倉場侍郎崇綸等。奉命會同辦理。該夷等投遞照會。求為定議。均不過數條。其間應准應駁。經譚廷襄等具奏請

旨遵辦。原未一概允從。彼時該夷亦尚為馴順。惟因用詭計。外以

和好為詞。而內懷叵測。以致擊毀礮臺。迨闖入津郡內河以後。以兵挾和。肆無忌憚。彼時不得不曲為遷就。暫解目前之急。議定和約。增至數十條之多。已非譚廷襄崇繪經手辦理。此次該夷到後。即使議撫。亦應於和約內改議酌定。而欲有詞可措。不使該夷有所藉口。則非有八年在海口初議之員。與之質證辨詰。不足折服其心。等等愚見以為。譚廷襄崇繪從前與該酋接見。所議皆不過數條。此次仍令該二員與之反覆開導。以在天津所定和約數十條。皆係該夷犯順以後。妄肆要求。原不足概為憑准。且上年五月間。如果為遵換和約而來。何必多帶兵船。堅欲闖進

大法不肯由北塘行走。甚至先行開戰。犯我防具。種種狂悖。是該夷明知和約一事。理屈情輸。先逞其兇悍之情。陰濟其狡貪之志。得步進步。以致有此決裂。如得初議之人。堅持前說。不為動搖。則在彼為無詞。在我為有據。使之無可置喙。或當漸就範圍。再行查照。初在海口原請之數條。或准或駁。請

旨祇遵辦理。似於控制權宜。較為切實可恃。查現在北塘口外。先經駛有俄夷船隻。昨又據報。味夷亦有船隻到來。諒啖啖二夷之船。亦隨後踵至。看此情形。俄味則陽奉陰違。啖啖則同謀濟惡。情事顯然。恐又與八年春間相倣。如可僧格林

沁督兵守禦。惟有嚴密籌防。恆福責任地方。何敢稍存
推諉。惟上年抵任後。隨同才傅格林沁辦理防務。為該夷
所深知。若和議出自才恆福一人經理。該夷必以為示之
性弱。得啓驕心。且於上年辦理味夷換約一事。情形迥不
相同。如果嘆咈二夷船隻駛到。彼以無前次初見之人。與
之談論。必以改議條款。為中國背約。藉口嘵嘵。難以理論。
轉於和議有所妨礙。才等再四思維。可否於譚廷襄崇繪
二員內。

敕令一員來津。將該夷之事。會同才恆福熟籌妥辦。於撫夷全局。
似有裨益。

殊批另有旨。僧格林沁素顧大局。深得兵心。於決戰之時。固無疏
隙之漏。而於撫局亦必能代為學畫。至恆福以封疆大吏。兼理
防務。於議戰議撫。胥聞天下蒼生。豈可稍存成見。若必欲仍復
舊觀。必以丁歲冬粵城未失以前論。試問能乎否乎。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恆福奏北塘和口續到夷船。接收俄夷
信函。并請派譚廷襄等來津籌辦各摺片。覽奏均悉。僧格林沁
等派員接收俄夷信函。業將俄夷信件。令其撤回。惟明常既經
出口。因又有俄船駛至北塘。復行進口。情殊巨澗。夷人在海口
一帶廟內住宿。和約內並未載有此條。著僧格林沁等派員曉
諭該酋。令其迅速下船出口。不可任其久踞。致墮術中。和口往

來之船。在高沙嶺驢駒河等處。丈量水勢。又有粵人登岸。詢問
赴津路徑。其為啖啡無疑。該大臣等。尤當督率南岸馬隊官兵。
輪流至祁口一路巡防。如該夷有欲紮營情事。亦須派人向其
開導。斷不可如煙臺全州等處。任其登岸占踞。致令得步進步。
須以理相拒。不可釁自我開。是為至要。並曉諭居民。不得與之
接濟。以杜該夷窺伺。至駐紮青縣官兵。即照所請。派副將牛浩
然管帶。俟此項官兵到防。歸克興阿統帶。此次夷船北駛。闖紮
大局。必須戰撫兼籌。方為妥善。僧格林沁布置周密。於決戰雖
有把握。然亦必須暗中籌畫。撫局。恆福身任地方。此時戰撫之
機。間不容髮。防勦事宜。僧格林沁業經辦理周妥。惟撫局屢降

諭旨。今恆福專辦。責無旁貸。豈可稍存成見。有意推諉。著仍遵前旨。遇有夷船前來。即揀派妥員詢問來意。相機妥辦。所請派譚廷襄等來津之處。著無庸議。奏片內已詳細批示。諒該大臣等必能領會也。俄夷信件。尚未據禮部送到。俟送到時。再行相機辦理。

恆福又奏。天津郡城。環壕共長三十六里。大小礮臺一百五十餘座。現在防務喫緊。調到之山西官兵二千名。不敷分撥守護。經才與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會商。就近飭調天津鎮標兵一千名。蘆團津練勇一千名。分定段落。實力防守。以壯聲威。

除鎮標官兵係防守本管汛地。例不支給口糧外。其餘練勇一千名。查照奏定成案。每名日給制錢二百文。按月造冊報部。

硃批。戶部知道。

丙寅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賊陷松郡。其未擾各縣。現在萬分危急。此次松江兩戰皆勝。皆因吳煦所帶呂宋勇一百名。以之作頭隊。兵勇隨後接應。是以連戰皆捷。奈該酋嗜嗜嗜。知中國募用夷勇。從中作梗。將帶勇之兵頭喚去。逼令立刻撤回。隨由吳煦飭華商向該酋開導。

謂中外兩國原准互相僱人作工。今呂宋人受中國之僱。亦是中外相通之道。與爾國僱中國及別國人使用無異。爾何必出頭阻止。且該逆竄擾中國地方。實與華夷貿易有闕。此舉與爾國亦甚有益等詞。由眾商委婉向該酋開導。而嗜酋執拗成性。竟無可商量。已將呂宋夷勇喚回。並探聞該夷天主教內之人。近有乘船入蘇。與賊目往來之事。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薛煥奏。青浦松江相繼失守一摺。該撫召募呂宋夷兵助剿。本有流弊。既經喚首嗜魯嘶喚回。正可乘此

機會聽其撤歸不必再行強諷。

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五月二十五日將該夷欲由大山赴津擬請就近由津分撥馬隊並該夷續到人馬緣由恭摺由驛具奏後即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三日奉

上諭文煜奏稱夷由煙臺駛赴威海等因欽此伏思臣節次奏報夷情因該夷此來一切舉動情雖桀驁尚未遽然挑釁臣若先事張皇轉致該夷藉口至於辦法臣於上年到任後親詣濱海州縣週履查勘口岸大小不一里數多少不同地勢散漫無可憑藉設防惟有團練鄉民各保村堡並派

官兵扼要駐紮。以為應援。庶幾眾志成城。事半功倍。曾於十二月內。將籌辦情形奏明在案。現在該夷停泊煙臺。未知進窺何處。以臣愚見度之。該夷營中牛馬車輛。皆係陸路所用之具。如由水路前赴天津。須從煙臺放船至大山。大山之南有祁口。像走天津捷徑。數程可到。如由登萊青武四府陸路行走。計程一千數百里。山道崎嶇。路徑叢雜。且中有大清河間阻。今兵勇於要隘處設伏待之。誘使深入。不難制勝。但恐夷情詭詐。未必棄船行險。現聞該夷有問利津抵天津路程遠近之說。或者欲由利抵津登陸。查利津海口前經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及臣先後委員勘明口門以內俱係斥
鹵之地不生草木或數十里或百十里並無村莊煙戶平
日本地行旅尚稱不便該夷性雖極野豈能冒險而來惟
既問及路程自宜豫為防範且利津與海豐相近海豐與
直隸鹽山慶雲等縣接壤僅利津無備一經竄越則臣身
任封圻實難辭咎前奏明募勇二千名應分一千名在於
海豐直隸交界擇大山與海口呼應聯絡之處分紮兩營
今利津地方既須豫為布置應再添募勇丁一千俟募齊
後委員管帶專駐利津擇要設伏以昭周密至團練一事
臣於上年曾飭各屬實力奉行此時以防夷為第一要務

欽派侍郎杜錡督辦山東團練以本境官紳董理其事自易為力
現在該侍郎尚未到省臣謹當遵

冒先行飭屬認真舉行以上各事臣在省與司道各官會商飭辦
後即於本月二十六日出省途次疊據登州鎮道府等稟
報五月二十三等日均有夷船駛來計煙臺停泊夷船
火輪船連前共三十四隻船上有黑白各夷約共一二千
人連前夷人廣東人約有一萬三四千人馬鞍五六百盤
木桶木箱約一千餘箇均不知所裝何物又據福山縣申
報二十四日煙臺夷人又於昨到船上拉起馬一百餘匹
連前約共有馬一千一二百匹又牽起騾七八十頭又搬

起獨輪小車一百多輛。木板二三十頁。麻袋二十多箇。袋皮破損。有小豆江豆雜種漏出。該夷又在該處添蓋板房七八所。連前共有板屋三四十所。又據委員候補遊擊定順稟稱。於五月十六日。改裝易服。親赴煙臺口。探得夷營槍礮帳房小車大車牛馬等類。不計其數。馬匹夷兵廣東匪徒數目。與道府稟報大畧相同。在各口搶掠商船五六十隻。俱泊崆峒島。占居民房五六十間。民田數百畝。聲言以後賠償。並不騷擾。二十日。會同嚴巡檢。往見該夷目大將軍。問從何來。答由上海至此。問上海之事。答云業已說明。不必再問。又問現居煙臺何事。答云避暑。七月後即赴

天津該夷目又打聽煙臺去利津水路遠近旱路多少定
順答以旱路二十餘日水路不知多遠且問該夷扣留船
隻何用答云帶往天津搭浮橋又問小車何用答云拉礮
運食物語畢出營該夷目旋即答拜並無別說各等情臣
查各處稟報情節畧同惟船數日增人數日眾若不早作
準備誠恐滋蔓難圖臣已於本日行次青州府城容馳赴
前途面晤青州副都統恩夔相度形勢扼要駐紮並候委
員董步雲折回煙臺妥為開導稟覆後再行隨時奏報
文煜又奏正在緝摺間接據登萊道轉據福山縣申報二
十五日煙臺海口前到船上走起夷人約有千餘連前約

共一萬四五百人。又搬起大車二十餘輛。連前共大車四十餘輛。又搬起木桶一千多箇。該夷又在煙臺山東面海上。新造船隻。搭架浮橋。又在山南平地。試演礮車。其法每車四輪。車上兩旁。各裝一洋鐵箱。中架礮位。礮門向後。前套六馬。馬上騎坐三人。執鞭馳驟。故令其馬驚回。車即旋返。機關轉動。礮自向前轟擊。所有前到小車三百多輛。均各如此。其前後搬起大車四十餘輛。六輪四輪不等。其用與小車相似。惟駕礮較大。套馬較多。此外獨輪小車一百多輛。似係尋常載運之車。不能裝礮等情。並准登州鎮總兵曾逢年咨稱。據福山汛弁稟稱。探得煙臺鋪戶傳說。該

夷不能久住。大約六月初旬就要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即日一準坐船西行等因。臣查該夷造船搭橋演試礮車。情實叵測。所云不能久住。即欲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坐船西行。雖係鋪戶傳言。亦不可不信。至煙臺洋面之西。即係前赴天津之路。除分咨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督臣。天津鎮臣。飭屬防範外。並由臣分別咨到東省沿海文武。一體認真嚴密巡防。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文煜奏夷人續到人船車輛情形。擬添勇嚴密設防各摺片。覽奏均悉。該夷人在煙臺地方。陸續駛到人船。搬起車輛。為數日增。且造船搭橋演試礮車。既問利津路程。

遠近之說。並據鋪戶傳言云。此間不能久住。即欲起身。其大將軍坐船。即日西行。種種詭譎情形。實屬心存叵測。文煜現已行抵青州。擬晤商恩慶。相度扼紮。並擬於利津地方。添募勇丁一千名。擇要設伏。即著照所議辦理。惟海豐利津等處。其路皆通天津。夷氛如此猖獗。而兵力較單。不敷分布。亟須嚴飭各屬。實力舉行團練。使夷人知眾怒難犯。稍知做戰。以資堵禦。杜翻未到之先。該撫即須辦有眉目。不可俟其到省以後。始行辦理。委員董步雲等。業已折回煙臺。該撫仍當飭令實力向夷人開導。以弭兵端。其民間接濟食物。私相交易各節。仍著嚴切禁止。所有西行之船。究竟駛往何處。並著勤加偵探。毋稍大意。

諭。大煜奏。續到夷船情形各摺片。據稱煙臺海口。續有夷船駛到。夷人。廣東人。約共一萬四五百人。馬一千一二百匹。騾七八十頭。大車四十餘輛。獨輪小車一百餘輛。木桶木箱麻袋等多件。委員問以現居煙臺何事。答以避著。七月後即赴天津。該夷復探聽煙臺至天津。及天津至天津。水陸程途遠近。並於山南平地。試演礮車。兼聞煙臺鋪戶傳說。該夷於六月初旬。即要起身。並該夷大將軍。即日坐船西行。已分咨僧格林沁等嚴防等語。夷人前有由海豐大水陸赴津之說。近復探聞。利津至天津程途。其為欲圖水陸竄津。顯而易見。前諭僧格林沁等派撥官

兵前往鹽山等處。擇要駐紮。以資扼截。諒已遵照辦理。其馬隊礮車。應如何設法堵禦。以免臨時費手。並著豫為籌畫。再本日據薛煥奏。額爾喀噶囉。於五月十七十九日。先後由滬起碇。並探得該酋等有會齊兵船。於六月初旬。偕抵大沽海口。察看中國如何舉動。始決戰和之說。務於天津內河。節節多豎旗幟帳房。夜間虛點燈火。添設疑兵。自然不敢輕犯等語。行軍虛實之法。本無一定。該撫所稱多設疑兵。是否可行。著僧格林沁等。斟酌辦理。至所稱既有看中國舉動。始決戰和之說。是該夷未敢專意主戰。恆福仍遵前旨。向其開導。如有可乘之機。妥為辦理。不可坐失機會。再本日接到俄夷來文。內有願從中說合之語。

已由軍機處給與照覆。交禮部轉遞恆福查收。所有該夷來文與軍機處照覆及文煜摺片俱著鈔給僧格林沁恆福閱看。

給俄囉斯照覆

軍機處為照覆事。本日由禮部遞到貴使臣照會。內稱前換和約。未經鈔發通商各海口。請飭查辦。信札一封。求為轉遞。並嘆咈與中國有隙。願善為說合。各等語。查中國與貴國前換和約。因通商各海口。他國尚未換約。未能一律辦理。前次業經言明。是以未經行知各口。貴使臣寄大喇嘛信札。現即轉文。至嘆國既經議有和約。上年忽復帶兵船來津。並未言換約之事。遂令撤防。毀我防具。是該國先

行背約。並非釐由我啟。佛國去年在津。並未隨同接仗。曾經直隸總督派員至北塘守候。因該國船隻先已南返。無從尋覓。並經

欽差大臣行文詢問。亦未見覆。今貴國欲為說合。足見貴使臣美意在。

天朝並無失信於二國。又何勞貴國替中國從中調處。且

大皇帝寬待各國。一視同仁。未嘗因偶有觸犯。稍存嫌隙之見。今嘆佛二國。如願誠心和好。若遵照味國之例。前來換約。

大皇帝亦必念彼此通商多年。仍可商酌辦理。斷不肯即行拒絕也。須至照覆者。

丁卯。兩廣總督勞崇光奏。英咭喇公使額爾吟。請囑西公使。囑囉古。自伊本國前來。於五月初三日。行抵香港。旋於初六日。由香港起碇。前赴上海。並未來省與臣相見。據商人等密稟。探得該酋之意。在上海亦不久耽延。擬即赴天津。求見桂良。面商換約。又據熟諳夷情之紳士。覓購得夷字新聞紙。譯出漢字呈閱。大畧言。英咭喇國王。分付額爾吟。云。上年普魯斯兵船。到天津海口。不應自行拔柵。應回上海。問中國官。方合道理。今深願和議速成。惟恐中國不肯和。所以撥兵豫備。非為主戰也。如中國肯和。以速為貴。和議既成。只發一船入天津海口。至天津。當換中國船進。

京既進京的辦公。只見中國首相換約。亦可了事。應速將和議章程。照會中國官。僅竟不肯。和一經開仗。則此次兵費。要中國補還各等語。臣查額爾琿。此次再至中國。原以上年噶嚕嘶辦理不善。是以不遠數萬里航海而來。該國王意既主和。額爾琿之為人。聞尚不至如噶嚕嘶之桀驁無狀。似此次撫局。當不至再有中變。惟適值江蘇軍務決裂之時。亦難保該酋不妄揣中國勢難兼顧。故作刁難。為挾制要求之計。

諭軍機大臣等。勞崇光奏探聞。噶酋額爾琿等。由香港上海。即赴天津。並購得新聞紙。知噶酋喇國王之意。主和。惟適值江蘇軍

務決裂。難保該酋不故作刁難等語。夷人於山東奉天等海口。業已肆行占踞。近復有人船陸續駛至北塘海口。若聽其任意登岸。則虜聚既眾。必至滋蔓難圖。不可收拾。惟昨因俄酋來文。內有願為啖沸說合之語。業將原文鈔給僧格林沁等閱看。並諭令乘機妥辦。本日據勞崇光奏報各情。亦與昨日薛煥所稱該夷欲於到大沽後。察中國舉動。再決戰和之語暗合。是該夷等志在求和之說。尚非無因。著僧格林沁。恆福。酌量情形。如夷人日內續有船隻到津。恣意上岸。圖占民房。或支搭帳房居住。必須派人先行前往。善為開導。此處斷難任所欲為。致將來追悔無及。不可令其踵山東故智。若啖沸兩夷到後。或遣員進口。

投遞文書。則是意圖求撫。自可藉弭兵端。即著恆福遵照前旨。設法辦理。不可坐失機宜。惟夷情叵測。亦恐借議和為名。乘我不防。暗施詭計。僧格林沁。仍當整飭防務。不可稍涉大意。即或該夷船隻進口雖多。如不開礮。及不毀我防具。亦須看其動靜。斷不可釁自我開。操縱務當悉心策畫。不得以夷情願撫。懈我士氣。亦不得先起釁端。致該夷有所藉口。勞崇光原奏著鈔給閱看。

盛京將軍玉明奏。才前因夷船分泊金州各口。夷人登岸甚眾。添搭帳房較多。樹旗出示。演陣牧馬。漸肆滋擾。當經遵旨密咨希拉布。揀派幹員。善為開導。並飭屬嚴斷接濟。盤拏奸匪。

於五月二十一日由驛奏明在案。茲准全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自十七日以後羊頭窪大魚溝大孤山等處續到夷船十五隻。連日復又駛出外洋者十二隻。現在分泊各口。實有輪船一百三十隻。夷人登岸者約五千餘名。將東西青泥窪民房全行占踞。又在該處並大孤山小孤山二道河子白石洞等處前後共搭帳房一千餘架。馬七百餘匹。牛二百餘條。並卸槍礮器械及馱鞍騎鞍多件。三輪四輪各樣車輛。夷人時赴岸上嘗水。脩墊道路。騎馬持械。尋掠牲畜食物。且在距城切近之三里莊山上。用千里鏡窺看城池。又有夷船帶來閩粵匪人。潛令上岸。

分赴各城偵探虛實等情。以查拏奸匪一節。最關緊要。前已遵

旨。疊飭各城於河陸各隘口扼要設卡。多派兵役。晝夜巡察。遇有形跡詭秘。而生可疑之人。嚴加盤詰。實力查拏。現據金州復州。熊岳。蓋州。四城陸續稟獲奸細六十五名。經各該地方官提犯訊供。惟蓋州拏獲三十九名內。訊出廣東人陳應文等十二名。係雇給夷船服役。五月初間隨帶來此。該夷頭目暗遣伊等上岸探聽各城兵勢。並查問由奉省赴天津路途。又山東人劉希太供認受雇給廣東人戴應記等引路至沒溝營探聽消息。而戴應記等則堅供係被夷

船撈帶來此乘間逃出其餘皆係廣東人或稱受雇或稱被擄俱因受苦不過上岸脫逃等語熊岳擊獲十一名內有山東人並廣東福建人訊出徐有財等五名有攜帶藥包暗向各處村屯井內下藥情形復州擊獲六名全州擊獲九名訊據各供俱稱被擄逃難意欲覓船回籍反覆究詰堅不吐實顯係假託難民希圖漏網現值夷氛不靖此等人犯於濱海各城未便久羈且恐該夷聞信爭索轉致藉端滋鬧飭令各該地方官押解赴省會派旗民委員研訊確情再行會奏督仍通飭各城上緊查擊認真辦理以清隱患而杜亂萌惟近日夷船分泊金州各口此去彼來

出入無定。其心實為叵測。擘前因金州城池緊要。奏調省
邊熊岳兵一十名。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河統帶前往。
以資策應。現除田莊臺兩岸三營防兵一十二百名外。尚
有省中及外城備調官兵一十名。馬隊五百名。奉省海口
紛歧。設或有警。兵力未免較單。長情變詐。莫測。聞繫匪輕。
惟有慎密圖維。妥實辦理。諄飭旗民地方官嚴諭鄉民。斷
其接濟。盤查奸匪。以杜勾結。至田莊臺兩岸三營。擘督飭
將弁。日夜巡警。不准稍有疏懈。以期有備無患。並通飭濱
海口岸。仍應不動聲色。一體加意嚴防。

殊批知道了。擘獲奸細。除應訊明分別辦理者。自應解省研鞠。以

重人命。若直供不謀。受夫指使偵探虛實者。即就地駢誅。

王明人奏。擊更有請者。現查金州夷氛日熾。船既百數十隻。人則不下數萬。自駱馬山至羊頭窪。海岸聯絡三百餘里。帳房千餘架。而登岸之夷人數十名。雖無大隊深入滋擾。而種種窺伺。已可概見。難保非畏懼天津無隙可乘。勢不得不別尋竄端。藉以扶制。儻該夷水陸並進。亦應豫為籌及。水路以沒漕營河勢而論。其極大火輪船。或不便入。其小輪夷船。與所劫之漕商各船。及田莊臺三叉河皆可。收至。擊業經遵前奉。

諭旨。將大小湖溝立料。及小莊等處。多設旗幟疑兵。並酌添壕壘。

復設礮位。作為田莊臺兩岸大礮臺之前警。俟該夷連橋深入。即不能不抵禦轟擊。以挫其狂悍。陸路自全州復州熊岳蓋州遼陽至省一路各城兵數本屬無多。且須分防有名海口。並無名口岸。歧徑紛繁。勢不能不藉資民團。以濟兵力。夷人畏百姓甚於畏兵。亟應講求操辦。上年冬間曾奉

諭旨派才督隊。並著景霖激勵民團。以濟兵力。現在夷情日漲。沿海盤踞數旬之久。應請

旨飭下景霖速往蓋州駐紮。俾得居中認真督辦民團。盤查奸細。沒溝營有鋪團二千餘勇。亦可就近彈壓。並將前備調各

城之馬步隊兵一千五百名。全數調出。在遼陽蓋州道中
之地。擇要駐紮。前可接續金州。後則抵禦省路。然該夷馬
隊甚多。尤不能不慮其紛竄。惟有仰祈

聖恩。賞給吉林黑龍江得力馬隊二千名。請

飭委員星速帶馳至奉。藉資應援。以免疏虞。而昭慎密。

玉明又奏。正在拜摺間。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稱。遵奉
諭旨。揀派防禦福順。巡檢蔣壽同。趕緊前往。相機開導。尚未起程。
即於二十二日。有由大孤山騎馬夷人十九名。來至城下。
必欲進城。當經攔阻。隨令委員福順。蔣壽同。出城面見該
通事。問其來由。據稱進城瞻視。並無他意。經該委員開導。

暫回。約定次日在大孤山會面。二十三日。該委員等會同前往。行抵小孤山北二道河。見有布棚一架。夷人五名。佩帶槍刀。站立西南山坡。支搭布棚。約三四百架。夷人數千名。排列一字陣式。過此二十餘里。至大孤山後坡海青島。有兩起馬隊。騎馬夷人二百餘名。把住山口。西山頂新修礮臺二座。大沽山口內。約有夷人數千名。馬一千八百餘匹。當有夷人馬隊前來。該委員等攜帶筆硯。書示來意。始將通事雅托嗎尋出。邀至伊總兵帳內。各以禮見。該委員等詢其來意。據雅托嗎通說。因赴天津辦理和約。來此暫駐。當即告以金州偏僻處所。並非通商換約之處。令其即

行返權駛回。該夷回稱。我們在此暫駐歇兵。俟煙臺兵船
一百隻到齊。再赴天津辦理和約等語。復經該委員等。再
三婉言。該夷一味支吾。察其貌雖恭順。而情殊叵測。似有
蔓延盤踞之勢。請將田莊臺馬步防兵。就近星速調撥。全
州以資防勦。續調官兵一千二百名。赴田莊臺防守口岸。
其應否再行派兵。仍祈裁奪。迅速示覆等因。咨行前來。并
查田莊臺係沒溝營後路。南臨大海。北通內河。最為扼要。
現在兩岸三營。僅有馬步兵一千二百名。當此喫緊之時。
非不知厚集兵力。藉資扼守。惟奉天通省之兵。為數無多。
而濱海各城。水陸要隘。在在均須布置。前因夷情喫緊。豫

挑馬步兵一十五百名。原備一有緩急。調赴南路通中之地。扼要駐紮。以防北窺。今該夷屯聚全州。經委員等前往開導。雖未聽從。並未決裂。自應遵

旨暗中設伏。不動聲色。密作準備。未便稍涉張皇。致生疑忌。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王明春續陳全州夷務情形。並籌酌設防各等語。覽奏均悉。其拏獲奸細一節。業於摺內詳晰批示矣。全州夷情猖獗。船既百數十隻。人亦不下數萬。登岸夷人。詭稱避暑暫駐。至今月餘。毫無動作。難保不別尋釁端。水陸並進。現在全州至省城。兵力空虛。並無名海口。在在均可登陸。防不勝防。

玉應舉辦民團。以資堵禦。著景霖星速前往蓋州駐紮。勸諭各州縣村莊實力舉行。再關外旗堡甚多。亦當一體團練。即由玉明會同該府尹認真督辦。務須旗民連為一氣。方為妥善。如遇夷人登陸深入。即須齊心抵禦。奸細廣匪亦須查拏淨盡。清內奸而禦外侮。務令一律足恃。不可徒託空言。其沒溝營鋪團二千餘勇。即著該府尹就近彈壓。前備調之官兵一千五百名。並著玉明全數調出。在遼陽蓋州適中之地。擇要駐紮。與民團相輔而行。以資聯絡。至吉林黑龍江馬隊現已無可調撥。該將軍等惟當力行團練。並以現有之兵力不動聲色。熟籌堵禦。不必紛紛奏請增兵募勇。轉涉張皇也。

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本年春間臣與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先後行抵山海關會同周恩海
堵。暨臨榆縣城關一帶相度形勢。挑濬壕牆。當將商籌布
置情形。恭摺會奏。嗣臣旋津道經昌黎縣。率同委用道黃
輔辰親往查看。其城垣尚屬完整。惟城外附近民居較城
內多至數倍。擬照津郡辦法。挑築牆壕。以資捍衛。當即履
勘地勢。指定規模。飭令勸捐趕辦。又樂亭縣城池。委令通
永道德椿等往看。因年久失脩。坍塌過甚。亦應挑壕築牆。
當飭趕緊勸捐妥辦。又查甯河縣境內之蘆臺鎮。人煙稠
密。距北塘海口僅數十里。向係屯積糧食貨物。行銷各處。

為近海繫庶之區。並該縣境內之唐兒沽。係在大沽北岸。居民以魚鹽為業。地臨海濱。易於登岸。又大沽壕牆。係上年冬間挑築。間有坍塌。且所挖溝壕。未能寬深。均經臣與僧格林沁商酌。分別委員前往。會同各該地方官。並紳董妥為勸捐。挑壕築牆。脩葺整齊。茲據各該地方官。並委員等。先後稟報。臨榆。昌黎。樂亭等縣。蘆臺。唐兒沽。大沽等處。壕牆工程。一律完竣。

硃批知道了。

辛未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五月十七日。

將嘆首頓哺吟。佛首噉囉。不允在滬議事。決意北駛。並擬
委員赴津。聽候直隸督臣差遣各緣由。恭繕摺片馳奏在
案。臣仍一面遣人設法誘導。希冀挽回。奈該酋等始終固
執。竟於十七、十九等日。先後揚帆出口。即傳候補知府藍
蔚雯等。諭令坐捕盜輪船。趕速赴津。訂於二十二日啟程。
業於二十一日附片奏明。不料二十一日午後。據捕盜局
委員俞斌稟稱。該局輪船水手。向係雇用外國夷人。今該
水手等。全數被嘆首噉囉嘶喚去。不能行駛等情。查捕盜
局輪船。原係上海船商。集資置募。以為捕盜護漕之用。其
行駛之法。因中國人不諳其中機巧。故仍雇用外國水手

駕駛以資利便。歷年以來。於緝捕護運。頗為得力。是以此次委員赴津。擬乘坐該船前來。以期迅速。今普酋忽將水手喚去。使我船不得行動。究竟是何居心。臣當即遣人探詢。知上年天津開仗。原係該酋與佛酋。佛酋喧嘩。擅自主戰。並非出自該國主本意。迨一經受創。該國主深咎該酋。辦理不善。欲加以罪。是以本年另派額爾喀。噶囉。前來辦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而普酋深懼獲罪。惟恐一經議和。則益重其上年擅戰之失。無可逃罪。是以額爾喀。普酋未至以前。則堅稱國主主戰。豫為布置戰船戰具。先為出口。額爾喀。普酋既至以後。則阻使不令見。臣一而促之。北

行。使臣等無從說合。推原其意。無非欲頓齒等赴津開仗。不論勝負。均可掩其上年開仗之失。此皆該酋一片私心。無非為己卸咎地步。今聞藍蔚雯等乘坐輪船赴津。該酋素知藍蔚雯等熟悉夷情。明知此行為議和之意。恐抵津後調停間說。竟成和議。則該酋計敗無成。而又無可阻止。故特將輪船水手喚去。使藍蔚雯等不得成行。俾可遂其詭計。居心殊不可問。惟輪船既被阻止。而別項船隻。又以北洋夷船甚多。恐被擄截。現已飭令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趕程北上。據報於二十六日起程。第陸行遲緩。終不如海道之迅速。恐藍蔚雯等未到。而頓齒等先已抵

津則闕說無人彼此傳言或致意見相左遽然決裂尤不可不慮伏思英佛兩夷向係嗜嗜斯嗜嘯嘯兩酋之事今因上年天津之敗該國主不但另換使臣並不令該二酋赴津辦事可見該國主之意在和而不在戰而嘯酋等不能不帶兵前來者一則以兵脅和一則以兵自衛如和議有成則兵端自可消釋非必一有兵船遂謂一意主戰無可挽回也此特嘯酋等儻已到津伏乞

皇上俯照臣前摺所奏各層

敕下廷臣暨直隸督臣審酌辦理一面告以上海有委員藍蔚雲等前來會商妥辦指日可到藉以緩其迫促以期消患於

示形。至味酋嘩諾翰。臣亦飭華商屢次諭以切不可北行。該酋答以彼為和好而去。並無他意。亦不聽勸阻。其俄酋伊格那提業幅。因華商中無與認識者。無從向其阻止。探得該二酋亦於二十日起碇北駛。合併附陳。

壬申。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薛煥奏。額爾喀噶囉。即日北駛。並派員駕坐捕盜輪船來津。聽候差遣。當諭令恆福。派善於詞令之人。俟該夷酋到時。詢其來意。因勢利導。並諭僧格林沁。暗幫恆福辦理。撫局。茲據薛煥奏稱。捕盜輪船水手等。全被噶嚕嘶喚去。現飭藍蔚雯等。改由陸路行走。星夜北上。並稱上年天津開仗。係噶

酋與噶酋呼籲呼籲。擅自主戰。並非該國主本意。是以另派噶酋。噶酋前來辦理。其意原重在和。而不重在戰。惟噶酋恐一經議和。則益重其上年擅戰之失。是以堅稱國主主戰。豫為布置。噶噶兩酋既至以後。阻使不令見薛煥一面。使無從說合。無非一片私心等語。此次薛煥探詢夷情。自係確有所見。噶噶兩酋既另換使臣。並不令噶噶等赴津辦事。其意不專主用兵。已可概見。其所以帶兵前來者。亦處於不得不然之勢。此時若不迎機善導。不但激噶酋等之怒。且中噶酋奸計。殊非撫馭外夷之法。藍蔚燮等由陸路北來。一時未能到津。如果噶噶船隻前來。著恆福不必俟上海委員。先行照會該二酋。告以汝等原議。

和約之人。此次前來換約。自應照味國辦理。如有商辦事件。不妨彼此照會。所帶兵船。均停泊北塘。攔江沙外。並將二十九日諭旨。參酌照會該酋。使知上年接仗。全係嗜酋之失。並非中國不敦信義。所派之員。及照會公文。詞句之間。亦要細心斟酌。該夷心多疑忌。不可因小失大。如該夷必欲欽派大員。赴津會議。即告以桂良已交卸。欽差大臣關防。花沙納。早經身故。只有署欽差大臣薛煥。辦理通商事宜。汝等在上海。既不肯與之相見。來此更無可議之人。只好我與爾等代奏。但須所議之事。不外情理。大皇帝自必格外施恩。若如嗜嗜斯之決意主戰。中國亦早經準備。斷不畏懼。如此心平氣和。推誠開導。則該酋等得有

體面必可稍為轉圜。消弭兵釁。全在於此。想僧格林沁與恆福必能揣測夷情。斟酌妥辦也。薛煥摺著鈔給閱看。

癸酉。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夷人載馬北行。當諭王明、文煜嚴禁居民賣給馬匹。該夷現於金州、復州等處停泊船隻。搬運馬鞍包藏禍心。難免不為水陸并犯之計。恐其在各產馬處所添買馬匹。或密囑奸商代為購求。不得不嚴為防範。盛京、吉林、黑龍江、綏遠城、熱河、察哈爾、大凌河及順天直隸等省。或係產馬之區。及民間馬匹均宜嚴禁私販。著張祥河、董醇、特善欽、成凱、春佑、恆福、慶昶、侍順、文煜、慶康、英桂、譚廷襄派委幹員嚴密稽查。如有官

為購買馬匹者。必須驗明執照。照例納稅後。方准放行。隨時知照兵部。倘有來歷不明之人。及無執照者。向各該處私買馬匹。務須認真盤詰。立即嚴拏。將所買馬匹盡行入官。拏獲人犯。訊明具奏。毋使匪徒得售其奸。是為至要。

乙亥。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軍機大臣呈遞。僧格林沁致惠親王等信函。內有該大臣派員查看味夷船隻。告以該國前託轉遞信函。所以未經接收之故。該夷深為詫異。及同委員至俄船查詢。俄夷明常。則稱已將信函代為呈遞。各等語。是明係俄夷從中播弄。是非有意挑釁。希圖取利。並應乘勢離間。以破奸謀。該大臣

等擬派員赴咪船。告以總督公文可以接收。並申明前信未收之說。所籌甚中竅要。惟與俄夷熟識。如德祥、姚煦等員。不可派往。務須慎選妥員。前赴咪船。告以貴國前託俄國轉遞信函。中國並未接收。現在俄國手內。貴國應即向其索取。如俄國稱係中國有與之回信。無論何詞。斷不可信。如中國有與貴國信並。亦必遵照和約。由上海致差大臣處轉送。今俄國既有來往不實之事。恐誤各國與中國交好之道。不惟貴國如此。即嘆咈二國。恐俄國從中亦有假設之詞。使各國不能信服中國信義。儘該二國如不信其播弄。欲照貴國去歲之例。前來換約。大皇帝亦必寬其既往。仍可商酌辦理。斷無用武之意。恐貴國與嘆咈

二國不知俄國所行之事。信其一面之詞。致使與中國有傷和好。然此並非中國多疑。實係俄國由此次寄信之事。顯露虛假。礙難憑信。是以不得不派人言明。方能於事有益。如此剴切曉諭。看其如何答覆。再行相機酌辦。總在使俄味及英俄各國。互相疑貳。則俄夷恣恣之計。便無所施。而於英俄撫局。亦屬不無裨益也。

丙子。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於青州途次。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二十六日奉

上諭。據僧格林沁等奏。俄夷船泊北塘。遞寄信函。並為味英遞信等因。欽此。臣查本年煙臺等處海口。所到夷船。節據文武

各員稟報均稱係俄國夷人並無有言味國者。今奉諭飭前因。遵即咨行鎮道轉飭文武各員詳細確查。有無味夷混迹其中。如遇求遞信函之事務當欽遵。

上諭。告以須向上海總辦五口通商。

欽差大臣處投遞不得率行接收。容俟覆到另行具奏。茲於濰縣途次。承准兩次密寄奉。

上諭。文煜奏續探夷情。欲由大山赴津。又奉。

上諭。據文煜奏。夷人有間利津抵天津路程遠近之說。各等因。欽此。伏思圍練一法。寓兵於農。既無糜餉之虞。又無難遣之患。故用勇不如用兵。用兵又不如用圍。而夷人畏圍亦甚。

於是兵勇。臣屢經飭屬。實力奉行。昨復欽遵。

諭旨。派委候補道沈維璣。馳往海豐。雷化。利津等處。督同各該將。將團成勇練。相度地勢。扼要布置。務於杜翻未到之先。辦有眉目。斷不敢因。

欽派督辦團練有人。置身事外。至。臣初次奏請雇募壯勇二千名。續請添雇一千名。均蒙。

俞允。俾臣得以擇要設防。前聞該夷欲由海豐之大山。直撲天津。臣因將初次募勇二千名內。分一千名屯紮大山。又恐馬隊力單。不足抵禦。奏請由津派撥馬隊駐紮鹽山。聲勢相聯。該夷必不敢深入。此外壯勇一千名。屯駐萊州。嗣聞夷。

人屢探利津至夫津路程。又恐其由此登岸。竄入直境。因將添雇勇丁一千名。專駐利津。以防陸路。臣現行至津縣所轄之韓亭。與青州副都統恩燮晤面。會查韓亭地方。東距登萊。西距青武。道路相等。臣即在此駐紮。以便居中策應。恩燮統帶青州滿營馬隊五百名。在萊州以西紮營。亦可與臣互相聲援。惟聞該表。有初六初八初十等日。分起開船西行之說。臣已差弁四路分探。相機堵剿。至聞導夷人一節。亦經飛飭候補知府董步雲等。折回登州。設法剴諭。一面仍飭在事文武。勤加偵探。並嚴禁居民。接濟食物。私相交易。

文煜又奏。臣昨將煙臺夷船。連前共泊四十隻情形。奏明在案。茲據該處文武員弁稟報。自五月二十九。至六月初四等日。陸續自東南大洋。駛來夷輪各船十隻。初三日由大竹山南洋。駛來大火輪船一隻。田長島北洋。向西北大洋駛去。該表現在煙臺。間日操練兵馬。試放礮車。時有十數人騎馬出營。分往附近里許巡哨。旋即折回。造成竹梯一百二三十架。每架約高二丈有餘。督率廣東合自煙臺山西面海岸起。由山南經奇山所村。北至煙臺山東面海岸。間掘濠溝。統長四五里。復將前到六輪大車。卸去兩輪。改作四輪大車。從船上搬出車箱數十節。即將卸下兩輪。

裝成兩輪大車等情。並據委員候補遊擊定順稟稱。五月二十九日。親赴煙臺查探。在嚴巡檢處。遇見該夷李通事。談次偶露祕語。言大將軍定於六月間。陸續由水路赴天津。仍留夷兵在此駐紮等語。茲於六月初八日。接據登州鎮道咨報。六月初五日。夷人將山上營帳。折去三四百架。同前到木箱。木桶。麻袋等物。以及大小礮位。搬運入船。從營內拉出馬三四百匹。並有夷人十餘。均各上船。共裝火輪船五隻。於是日午刻出口。從西北大洋駛去。又據福山縣稟稱。初六日丑刻後。煙臺夷營。又將前到木桶。木箱。大小車輛。搬運上船。從營內拉出馬八百餘匹。兵三千餘。

人均各上船。共裝火輪船五隻。於卯刻出口。向西北大洋
駛去。現在煙臺口內。尚泊夷船四十隻。六月初八日。又據
委員候補知府董步雲稟稱。探得啖哂兩夷。水陸並進。一
係由金州水路赴天津。一係由煙臺放船。至利津海豐地
方。起旱赴天津。約期進發各等情。臣查夷人先有分兵北
去之信。今既裝載兵船前後十隻。向西北駛去。難保不從
此陸續開行。當飛咨

欽差大臣親王僧格林沁。嚴行防範。並飭利津。霑化。武定。一帶偵
探。倘若夷兵來時。一而報臣行次。一而帶同圍練。先行設
法堵禦。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文煜奏。遵辦沿海團練。派撥勇丁。分別設防。並仍飭委員開導夷人一摺。東省沿海之蓬萊福山等縣。經各地方官勸辦團練。已有萬人之多。並經該撫將雇募勇丁。分紮大山利津等處。均著照議辦理。味夷到津以後。經恆福派員告以由俄酋遞來該夷信函。並未接收。而俄酋則稱味夷所託信函。業已代為遞交。欲以我之不覆。激怒味夷。是其蓄心挑釁。已可概見。此時味酋有與恆福照會。明露欲為喫啡調處之意。而並不索回文。是欲中國免其調停。以便肆行要挾。恆福現未給與覆文。本日已諭知該督等。照覆味酋。令其告知喫啡。儘欲換約。須

照上年味國換約成規。令該酋等少帶從人。由北塘來京。將應行斟酌各款議定後。再行彼此互換。惟夷情詭譎。或因天津不售其術。復往東省嘗試。亦未可知。文煜現令委員董步雲折回登州。著即密飭該員。如探明煙臺等海口。實有味夷船隻。可即設法告以該夷如欲為喫啡調處。在天朝厚待外夷。原可既往不咎。惟必須照味國上次換約成規辦理。其應酌條款亦須俟到京後議定。方能互換。至俄國於代遞味國信函。既有假設之詞。其於喫啡二處。亦必以虛言播弄是非。恐貴國與喫啡不知俄國所行之事。信一面之詞。致於中國有傷和好。是以不能不為言明。庶於彼此有益等語。詳細開導。即味夷並未到彼。而該

委員或得見曉。亦可以此說向其曉諭。仍作為董步雲已見。將此言傳述。不可稍露官為指使。看其如何答覆。即可迎機辦理。但能該夷等下復聽俄酋播弄。當不致構釁無已也。文煜定能體會此旨。妥為辦理。至海口夷船。有欲分起西行之說。如果欲由利洋海豐等處登陸。即著文煜派令委員前往理阻。不得令其深入。亦不可先行開仗。仍一面統帶官兵。馳赴該處。並調集壯勇團丁。設法防堵。該夷儻敢不遵約束。肆行深入。徑赴來京及天津道路。自應迎頭截擊。示以兵威。然總須辦作民團服色。不可稍露官兵氣象。即將來亦易於轉圜。但不可任其肆行竄擾。尤不可累自我聞。致該夷有所藉口。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等自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一日。承准軍機大臣字寄。恭奉

諭旨六道。

等敬謹聆悉。至辦理夷務。不外乎戰和二端。然以今

日時勢而論。戰和之機。不在中國而在該夷。儻該夷處心

積慮。決意用兵。或船隻直犯海口。或步隊登岸抄襲。等

自當激勵將士。奮力堵禦。設使該夷有心求和。一有可乘

之機。等恆福惟有據道疊次欽奉

諭旨。設法撫綏。迎構善導。使該夷就我範圍。等僧格林沁暗為幫

同辦理。庶和議速成。早好

宸廑。第夷性犬羊。恐不能甘於自屈。且輕中國已非一時一事。即

使有心求和亦必恃強挾制所請之條萬難照准一拂其
意必致決裂是和議一局終須費手此時但得哄拂二夷
照會或俄味兩首代哄拂致意李恆福即照覆該夷令其
遵照味夷之例進京換約並約其即赴北塘會商一切無
論該夷是否依從是我先占以禮相待地步查薛煥原奏
內稱候補知府藍蔚雯等已於五月二十六日由陸路起
程赴津約計本月二十日以後即可到來如須派員赴夷
船傳話及該夷通事人等舢板進北塘河口令藍蔚雯等
接待若該夷欲由北塘登岸會面李恆福即當前往至哄
拂二酋初次會面裝驚情形在所不免李恆福惟有平心

靜氣與之理論。總須先行折服其心。使該夷自知理曲。然後和議可成。若僅姑息了事。仍不免遺患將來。至該夷果欲進京換約。亦應先在海口將條約議定。以免到京後另有要求。等因。差弁謝起慶回營。傳述味夷情形。似不知前次並未接收該夷信函。並恐俄夷包藏禍心。有意挑釁。是以復又派員前往申明原委。茲據該弁回營持有味夷照會。恆福公文一件。僅微露欲為調處之意。若即答覆。轉似中國有意求和。僅嘆啡果不欲用兵。隨後俄味二夷必有信息。北塘口外原停泊夷船五隻。初二日開駛一隻。初八日已刻。駛來七隻。均在北塘海口停泊。逐日在大沽。

一帶來往遊奕。或用千里眼觀看。或用舢板試水。十一日
礮臺瞭望。欄江沙外。隱隱有夷船數十隻。連日進口商船。
在東淀洋面。見有夷船百餘隻。在彼停泊。是該夷大股兵
船。業經連檣而至。才等惟有嚴飭各營馬步官兵。加意嚴
防。不敢稍涉大意。日內各夷船漸漸逼近。則大沽天津。倍
形喫重。山東一路。似覺較緩。屆時擬將駐紮青縣官兵。調
來分布防守。以期厚集兵力。

硃批。另有旨。味夷既有照會。即應照覆。以免將來口實。只可告以
中國原無必戰之心。不可投以仗彼求和之柄。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僧格林沁等奏夷船先後駛至海口十餘

且。並接收味史照會鈔錄呈覽一摺。業於摺內明白批示矣。此
次味史既有照會。明露欲為英佛調處之意。是已有議撫端倪。
即可迎機善導。該大臣擬俟英佛照會到時。由恆福照覆該史。
令其遵照味史之例。進京換約。並約其即赴北塘會商。為先占
以禮相待地步。所論喜合機宜。至所請先在海口將條約議定
一節。殊可不必。該史有心求和。必有一番改觀。設在海口語言
不合。復人登舟。待其人多船眾。恣意要挾。一經拒絕。必致兵釁
再開。尚不如照味史之例。聽其來京商酌。則人少勢孤。或可易
就範圍。若恆福來此機會。即行照覆味史知悉。僕英佛二國如
願真心和好。前來換約。大皇帝寬其既往。准其援照上年味國

之例祇帶從人一二十名。徑由北塘進京換約。以示懷柔之意。看其如何答覆。及喫帥有無照會前來。再行相機辦理。再本日據文煜奏。探聞喫帥兩火。水陸並進。一由金州水路赴津。一由煙臺放船。至利津海豐地方登陸。赴津等語。現在駐紮青縣官兵。係專防該火由陸分竄。並保護天津大營後路而設。此際斷不可輕易調動。俟臨時再由價格林等酌量緩急。相機辦理。該大臣本日所致惠親王等信函。業經由軍機大臣呈覽矣。

算辨夷務始末卷之五十四